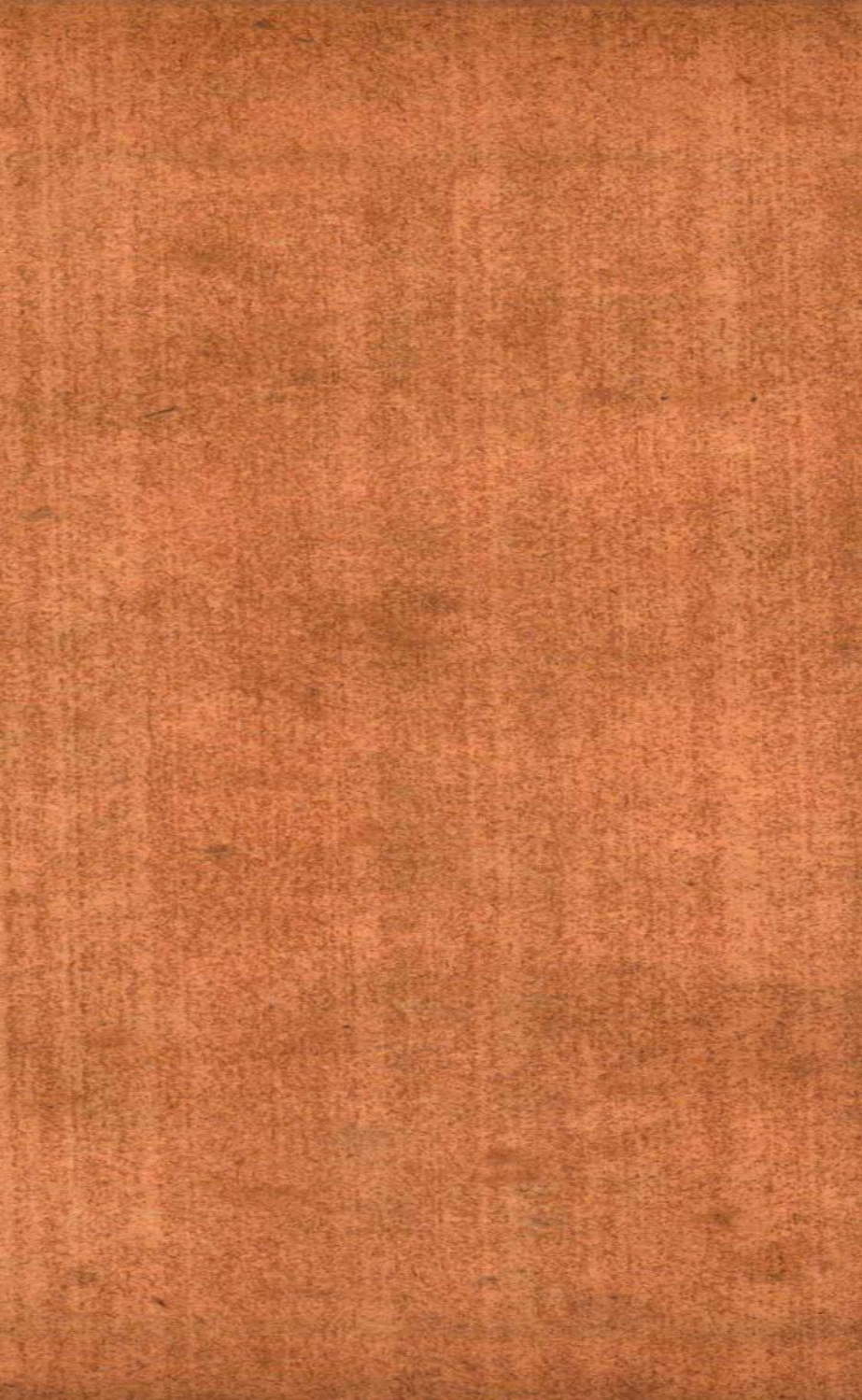




新鐫校正評註分類百子金丹全書卷之七

外編 天地類

天設日月列星辰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由天地氣到聖人見天地與聖人一射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殺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遠近之則疎積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淫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炭可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視物之動則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靡燧未轉相變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也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亦知風也其且雨也陰陰未集而魚已食矣魚潛居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因相應也

錢謙之評

此段說得精密若前絲牛毛細密之極

地形所載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六合四方上下也四極四方之極也聯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上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

陳明卿評

廣論地形曲盡其妙

天圓

次山子

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姿令說絮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艾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園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

首段無端之論有據之理人所未發末段正論格言與為圓器者猶持方柄納圓鑿

天地宰于上皇

莊子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爭于所爭馳于天地之間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居無事為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就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為雲此陰陽交感故用

淫字而上卡輪轉如物故用御字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方傍孰噬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平咸昭曰來吾與女天有六極五帝六帝用御內經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九洛即洛治成德備鑒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馮具區評

此節文法極奇天地原不可測識雖莊子善談元亦止歸之上皇上皇者太極也即聖人法天地天地法道法自然之意然一經南華寫來自是奇警可愛

五行總于土

關尹子

若橈若盂若瓶若壺若甕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即若橈若盂若瓶若壺若甕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即

物各包有天地之氣也萬物各包有天地之氣也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傳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成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升降言以氣言非天無有

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己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始終之金木水火之中各有土也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孫月峰評

天地一五行也五行總於土也要亦以氣論耳而其所以然處本不可知故聖經付之不論在諸子則欲推言之耳

含精生化

列子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處卑而不可得名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謂之生也生化形色智自消息者非也若有心于生也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昔

吾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化

之相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啻滯之謂稱寂于太虛之地將何
創品物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圓氣質質具而未相離此質論氣質不復說太易太易
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略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
者究也迺復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從來無能生有虛能生實不生不化故能生生生化未借易變
以明之見天地含精於虛無以為生生造化之本文亦輕述

天問

屈子

屈子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混沌無垠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

夜清濁晦明之馮翼惟象可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轉運馮翼明暗生時可為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三合可本可七

地人三合或億其圖則九重乃蓋度之言天國而九重誰能知九九之言天有九重誰能知九九之言天有九重誰能知九九之言

本始何化所生乎曰實大聖象時月之營度而知之乎
網繁輒其際人生可為史自丁丑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
組網繁輒其際人生可為史自丁丑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

祖安所加乎
入杜仁望
帝幸何
僱值東南
不足誰虧
缺之九天
之陰安於
安屬朱天
西方成天
西北方幽
天北方玄
天東北

會何分安所屬繫乎
言天地廣大
 隅限多有誰知其數
言天地廣大
 多實有知其數乎
 天何所有十二焉分
言天地合會何所分
 十二長誰所分別乎
 日月安屬列星

安陳言日月眾星之所繫屬陳誰列也出自湯谷言日出東湯方谷之中次于蒙汜言日入西極蒙汜之涯也自明及晦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所行幾里言日行凡幾千里乎夜光四德死

則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生利維可言月中有菟何所食利女岐無合天焉取九子女岐神女無夫自強

可也。惠氣安主伯強大厲役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可謂口海。日月言天所闢閭而晦冥自首天且星宿。

介厚忌身名和則暖氣行不和則屬鬼與此二者當何所在乎
何處乎明何所開發而明發乎

安藏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楊復所評
此即太極圖說之先天圖也。所謂及至聖人有所不知存而不論，不必強為之解。

天地總不可知

不任日鳩師可以尚之言解才不任治鴻水
有說而胸臆而苦不可言衆人舉陂治水堯知不能及也
陂可變可以累而丁言衆人舉陂治水堯知不能及也
陂可變可以累而丁言衆人舉陂治水堯知不能及也

言鯨治水精成用不堯乃故殺之羽山龍人豈上同二六也言堯常放鯨于羽山絕在不自由是鯨三可人樂之言

鳥冰蟲曳銜而食之鯨何復能不聽之乎
 永遠在司山夫何三年不於毛之地三年不
 舍者罪也
 作重則魚夫何以變化鯨

百子金丹卷二

何以實之言洪水淵泉深大禹
何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平之乎
水經所當夫者因而治之也
絕天柱折九州何錯川谷何濤言九州錯厠何所分別之
故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濤言九州錯厠何所分別之
地東西南北南北順義其行幾何言東北長其豈篇縣圍其尻安通于圓乃上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其西望二山九壘四方
誰為長子言天地四方各有一西北闕啟何氣通焉開啟豈元氣之所通日安不到燭龍何照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言日月未揚出之時若未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冬溫而夏寒也

張桐初評
人生世事多不論矣有激者不能不叩天而問也無事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滌也司生也療官也少鍾司辰九黎曰近義奇論近和和有義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義主陽故耳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假黃假黃昔者如氏治水而平步多禹山病足故行疲也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舉偽者必假真舉也欲肆偽必以真使人信之乎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或問渾天曰落下閭營之鉅于妄人度之耿中承義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郭在中評

王奎徵評

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明。故此中明言真偽之分也。
 羲和者。天體者有三象。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其存者。驗天狀多所遺失。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祇台司儀則其法也。

方圓動作皆神理

鵲冠子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之一表衰之言中也無以爲物稽外定而制太一之表使物取稽焉天有九鴻拾遺記曰望三
湖如聚衆現八鴻若繁帶說者以爲八鴻地有九州此即鄒子所謂九泰一之道九星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
八方之名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圍與地有九州此即鄒子所謂九泰一之道九星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
受傳以衆其傳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實讀成于太始見不字詳事于名理之外此言總見其事之屬而已故上篇云九星
蓋非太始奠足以知也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讀者也

味以要明理之所會者味之正也。正者形也。正如覆器其正味者氣之父母也。精不足補之以精。清或作微者。天地之始。或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蓋將要不或無見形。變而天下歸焉。也。肉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或作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或作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域則其拘于仁義之故。天地成於元。或作氣。萬物成于天地。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神聖升。或作於道德。南華所謂無言之上究其理。或云萬物乘于聖。乘于道。理。若上聖。聖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而己若夫政治之自則豈可以取類于天哉。故致治之自在者也。招高者。高招。厚者。厚。此言治之何如。願我招之何如。未有圓故。成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者也。如押鷗者。心動于內。則鷗鳥舞。陳體立。節萬也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而不下。此未離已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也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以神則通。神聖之變也。象說名。物成功。遂意。彰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天一。生水于其動。豈而神明通。神聖之變也。象說名。物成功。遂意。彰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天一。生水于其動。豈明生見明。而形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地域于下。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

侯晉陽評

者亦一因乎天地自然之利而已矣。豈能違乎天地哉。

天地出于理氣

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矣。故神明終始焉。相導陰陽。終始。明。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矣。故神明終始焉。相四時之功。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或作氣。不常之故。孰不語。請諸或作都。或作理。焉。都之為言。總也。讀如都。鄙之。都此言人。然大亂之本。實始于此。庚桑楚。故神靈感明。上變化。時日之明。疾徐緩急。中動氣。老明所謂。謂之。施。修。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在地。老明所謂。謂之。施。修。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在地。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數于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天者。氣之所總出也。也。順氣之成乎天者。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也。

王奎徵評

問晴也。算雨也。思風也。言泉也。談天也。說地也。盤古氏三目。四耳。八面。兩頭也。總不可知之。事也。言天地蒼惟道及理氣而已矣。

五聲配五行

東方者萬物立上焉或作東方生物圖揭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

物錄藏焉故調以角徵屬南方而今言東方者蓋言以調中央者太一之位北極天地之中而其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

為先天道至矣而更推以為先記曰夫禮必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揚天上疑此樂章本出黃鐘所始為萬物唯隆以木

華屋天下盡物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

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主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乙司天而分在調其氣調

五行之氣木和其味水鹹火苦之類聽其聲火焦金正其形木方土送往觀今或作故業可備也

馬君常評化育之所以無盡也而至輔相其宜裁或其道則係於王者矣

天地生生之本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垺而火生焉至陽赫赫赫赫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肅肅法猛刑順則神淫刑與法至妙之理而性

聲倒則形燥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義一作五勝五勝五勝五勝

類百業俱絕萬物皆困清滑混敦知其故天同人地人同理天地地理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李春行冬令則寒

類下愚不可辨也譬如樂射龍達比于天陰陽者氣之正也聖人者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李春行夏令則暖

此萬物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眾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腠腠之土之謂地也將地所謂謂天者德

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所謂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此者地道也平天

事也布散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雜聲者地之五官也五官布散于下形神調則生理脩形不病燥神不病

焦弱侯評以聖德象天地形神之正以法令象四時之正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大數如此

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溢此况邪不能好日不踰辰日月所月宿其列言宿其辰當名服事當算之名服算之

之事其星守佛云各正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選夫日月升降而成晦朔虧月盈而成滿年累歲而歲終兩積用或作不
他於此星守佛云各正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選夫日月升降而成晦朔虧月盈而成滿年累歲而歲終兩積用或作不
縵縵縵縵漫此天之所柄以臨斗計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中參成位一本作伍而歲終兩積用或作不
時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地互相拱焉左角或作右鉞方之星也參伐之一曰鉞西九文順理以省官眾小大畢舉而不還
也先無怨讐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一作交元其澤四被而不亭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謂
趨物而天若離一反還為物
守度量而不可溢只是天行不已而日月四時運行不忒聖人
合德于天地其設施曆置四事損益亦有一定不易之法在

論月有光

朱子

歷家舊說以月魄有生死誤矣惟近世沉枯之說為得之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也故
光側而所見纖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觀此則知
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言月斷無生死若世俗桂樹蟾兔之傳惑矣或以月
微黑處乃天地之影略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

袁中陽評

論得亦甚有理但其真是非消息
吾還要問之端娥此老請坐一邊

雲山樓風

陶子

縹緲遙裔如雲如霧而颺朝霞凌青煙而薄天際天際天出龍門地龍門而激水度慈闕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驚文浮虛入
景登空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決長此列于有待之風也列于御風而行莊若乃綿括宇宙包絡天維周流八極迴環四時氣值
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為之風也

鄧蒿如評

以有待之風形出無為之風一客
一主情至皎然亦動筆生風者

宇宙一虛舟

蒼琅子

天象本乎至虛人心自結慕蕪添翻鴻于綠地倚冰山千纓組紫衣蓮夢裏之雄夢震作泥濁之楚豈藻龍之常鮮漢丹砂子

外編 天地生物類

赤令是以蝶飛漆園漆園莊子也蟬游鄭園鄭園列子也寧步王安之鶴鶴王安不驚牛哀之虎空兮罔知四大簡兮惟有萬焉五

湖杯傾三山塊土指顧失矣雲夢吞楚陋巷與金谷孰約孰豐豐灝瀨頭堆與平瀾晴爽嚆阻誰天化蟬游誰山石乎彭祖陸

襄神駒神駒日忽焉過天外野馬莫之數計野馬盡惟長嘯于松之窓竹之塢登碧巖兮雲之潤瞰清泉兮流之渚藐鄧郭於

末今鄧通郭沉師由明於上古許由李明廣雲調兮霍吟吹風笛金鳳翥展六情兮掃蒼煙洞九玄兮歸丹旂斯時也青霞可

吸白石堪者馮夷可憑馮夷河神素娥堪蘇月精天地萬物皆為賓獨吾方寸其為主反而問於忘之臺臺有若也沿而訪於玄之

亭亭亦怡然也忘臺名亭心也君子曰宇宙是虛舟古今亦危檣任駕馭於小兒又安往而不得其所

李興甫評其致清其韻雅其想頭高其丰度遠超超乎若乘風而行也油油乎若騰空而上也蓋其胸懷無一物累故其道出古今宇宙之卷為空虛乃耳

生物類

生生不離魂魄

關尹子

曰眾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而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而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盡焉目

魄夜含肝寓目能見含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

我者魂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

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凡物我之相皆因思慮計之而來是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以心對之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

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虛既能運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運天地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

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一物可役我者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水白者氣氣者金風

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

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此段以五行立論有以不仁沉者為木賊之不義沉者

為金賊之不禮沉者為火賊之不智沉者為水賊之不信沉者為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屬魄為愚

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銳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

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臨五行以五行作五事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書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存世五行不得不對五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者誠見之者為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殊皆同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受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曰如得如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將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而我何有焉

天有五行人有五性五行之靈不離魂魄而其初絕從太虛來唯聖人能空其心以空其生舉太虛之氣還之太虛則不為形氣所役而天君常泰矣

無類難識

無類難識

屈子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何所有石林之林林中有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游言寧有無角之龍負雄虺九首險忽焉在

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也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秋春秋云防風石廬帝九衢泉華安居言寧有

及電光皆何所在乎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也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秋春秋云防風石廬帝九衢泉華安居言寧有

中無根乃漫延于九交之道又有一蛇吞象腰大何如言南方有靈蛇吞黑水玄趾三危安在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

系麻垂華榮何所有此物乎言仙人稟命不死鯨魚何所魋堆何處鯨魚鯨有四足出昇焉彈日鳥焉解羽堯堯之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

死壽何所止其壽何所窮止也鯨魚何所魋堆何處鯨魚鯨有四足出昇焉彈日鳥焉解羽堯堯之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

中有九鳥寄元望其羽翼章仲山評此屈平天問中之一段言宇宙間庶類煩生不可推識中寓感憤不平之意亦小品一奇也

荀子

孔子觀於東海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太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偏與諸生

萬物為其流埋下据拘必循其理以義義理為卑居與居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其洗洗乎不涸盡似道為深深水

功似上德其流埋下据拘必循其理以義義理為卑居與居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其洗洗乎不涸盡似道為深深水

至之貌混讀為屈竭若有決行之若應休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於赴難主量必平似法主諸為注量為坑受水

必平之然後過也盈不求概以正而自平而正者不假于刑法之禁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屋約弱也淖約柔弱也雖至柔

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以正而自平而正者不假于刑法之禁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屋約弱也淖約柔弱也雖至柔

外編生物類鳥獸類

也。以出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繁曲也雖東西南北于萬繁折不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鄒臣虎評

狀出水德許多奇趣想頭妙絕一字令人一擊師而現局照應一一可為文家法門

論潮應月

邵子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余襄公海潮圖序以潮之消息皆係于日月。月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於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朝。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初一為朔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三十日復緩一晝潮朝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朝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十五為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三十日復緩一晝潮朝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朝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望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于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係月之進退非因地之沉浮也張子之意顧以天包水水承地地承水水與天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汝此乃特用舊說耳然張子驗氣之盈虛升降非論潮也

姚孟公評

以月說潮甚是分曉蓋月屬陰水之象也以陰類推之似是如此然亦孔孟之所不能知不爭可也

鳥獸類

國馬駿馬

夫四足而屬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屬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肢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為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較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姿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肢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為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為人國馬者以形骸為馬以使人乘國馬人皆以為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吳伯函評

夫子云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馬有人心而人反不如馬乃稱其權力以凌厲者如駿馬可師矣

扶搖九萬

莊子

齊語者志倖者也齊語齊俗語之語 諧之言曰鵬之徙南溟也天池 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扶搖風去以六月

息者也六十年止也 野馬也風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其指鵬也是也 且入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今將圖南蜩與鸞鳩小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李康台評

此乃莊生創造之言狀其胸中曠達世之小人不知相與而非笑之猶鸞鳩之笑大鵬也其文超脫出諸子之上

異人識異物

終髮之北莊子云 有溟海水黑色者 天池水有魚焉其廣數千里之長稱焉其名為鯨鯨鯨有鳥焉 其名為鵬若垂天之雲其

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字書云 其名曰焦螟飛羣而集於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蛟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書拭目目際也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 鏡前師曠

方夜傾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 徐以神視而己不假于耳

塊然見之若高山之阿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 忽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董思白評

嗟乎鵬鵬不遇神而等則誰知其奇焦螟不得黃帝等則誰知其巧其事雖未必必然然亦可慨世人之無奇識也物且猶然而況人乎

鳳凰麒麟

鳳凰者鸞火之禽或無鸞火之禽 陽之精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 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北曰麒麟者其牡也 玄枵之獸字

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 其精必至龍子曰 致之奈何鸞冠子曰 天地陰陽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示五明五正見下五

氣星名戶神明名戶聖賢名戶 后二名戶公伯十變九道未詳 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禹以學為律以身為 五五二十五以里天下其音之

五六三十六以為歲式六六六其律之六也 一氣由神生道由神成蛇氣之為虛蛇虛之為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

惟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反太清太清下及太冥 太冥中及黃靈高靈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 朱草生朱草

百子金丹卷之七 外編 鳥獸類 感應通類

餘詳以別舉尊眾詳具

聖人在上。輔相天地。調變陰陽。而陰陽之精。畢致於天。下奇物亦係于聖德而已矣。此孔子所以嘆鳳圖也。

禽獸有常行

物各其性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鳥之哺其子。仁也。隼之搏其雛。義也。蜂有君。蟬知禮也。羊跪乳。智也。雞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五行。無無不有也。仁義禮智信為五常

錢機山評

說來禽獸真正有五常德。若以人而無五。常是人而不禽獸。若也可乎哉。可乎哉。

庭菊多資

日之貞矣。於彼重陽。菊之榮矣。於彼華芳。含天地之貞氣。吸日月之淳光。雲布露含。其舒翼張。轉令蔓衍。郁芬芳。琅枝金萼。

望葉紅芒。其在夕也。言庭燎之晝晝。其向晨也。謂明星之煌煌。爾其萬里年華。九州春色。花的樂兮。如錦。卉連綿兮。如織。當此

時也。和其光。同其塵。應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氣上騰。風蕭蕭兮。瑟瑟霜刺。今稜稜富斯時也。弱其志。強其骨。獨歲

寒而晚登。雨遠風去。天長地久。純黃象於后土。故採尋而菊衣輕體。御於神仙。故登山而菊酒。楚詞云。食秋菊之菊英。文質採之而羽化。

康公服之而不朽。東極於是長生。南極以之眉壽。

春秋二景。蓋菊之情。徐奮鵬替菊云。楚大夫摘去。猶是食其落英。晉處士歸來。蓋尋賞其晚節。園內却春風之蝶。離下中火露之蟲。語覺有趣。與此可以參觀。

感通類

布德施惠非求報

劉子

聖人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

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故三后禹稷契之君。無不王者。有陰君也。周室衰。禮樂廢。孔子以三代之道。

垂教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王永啟評

此段精言感應之所必。然詞語清逸餘韻可佳。

人或謂免絲無根。免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漢令是一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朮。然石召鑽或引之也。石鑽之。母石故能引其子。石之樹相近而靡。或輔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名為心。利在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然而望之不遑坐。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自今夫攻者。砥礪五兵。修衣美食。廢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于燕。適子。德也者。萬民之宰也。今其志意慈威不離。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則蚌蛤虛。廡陰虧。而蚌蛤肉隨月。夫月形乎天。而廡陰化乎淵。形見也。廡陰蚌蛤也。聖人形德乎月。感其中。皆實滿也。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養由基付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飲羽飲矢。至羽伯樂學相馬。所見無已。而四荒咸飾乎仁。皆飾正其仁。義化使之然。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平用力十九年。乃若新磨研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臣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平用力十九年。乃若新磨研唐砥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身。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以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肉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盡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見。若草芥之有繁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動生則相徵。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忠。性而應乎手。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夫子之釋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各從其類也。斯文可為其註識。

民情向上

墨子

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于一握。諺曰。楚人好細腰。據而後與。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

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楚之民求以向昔者越王勾踐好勇飲其土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
以知之也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
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越王之民求以向昔者晉文公好直服當文公之時
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絺羊之裘縹帛之冠粗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
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向其上也晉之民求以向是故約食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
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向其上也

君子德風小人德草風加草偃上好下甚主德民情往往如此三
者之好皆非其正而猶若然況以堯舜之道相倡而有不隨者哉

類自相感

劉子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必萃其羣苟分雖近必散故銅山崩蜀鐘鳴於晉漢武時未央宮殿
三夜詔問東方朔朔曰銅者土之子以類言之子母感而相溷溷共川色味異質感動必類自然之數也是以君子者陽之羣
應也有移奔者故鐘先鳴三日蜀郡太守上言崩山大笑
也整伏者陰之類也故日夏至而鹿角解氣始起麋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清月望則蚌蛤實陰盈月
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盞溢雲合終而商弦絕新穀登而舊穀沒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
里陽燄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少陰水方球即方諸也藝文志曰方見諸月則津而為水方諸月蟄其麗於月而飄風起
畢動於天而驟雨散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注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鳩日鳴起先向屋頭鳴其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
移矣東觀漢記曰蟻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暉難必夜鳴火精光感馬必晨驚雖為兌金金為兵
精馬者離火為武神于戈且興介駟將動龜鳴於野鼈應於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淮南子曰夫騰蛇
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
濡彈角則日搖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也哉

蘇石水評

推行該博名言四溫熟讀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情多識於氣
化感通之理且落筆之場亦可以供珠璣錦繡之用奇哉奇哉

呼應招通

烟笑子

人之精神何所至哉浩嘆決石搏膺陷霄六月飛霜悲泣傾城。華周紀梁之妻揮戈退日魯陽文揮戈日退三舍。猶思成環流血化碧周

郭在中評

德不孤必有鄰精神所導脉脈可格意氣所召風雷亦應相感相通之理夫復豈有可疑乎

解牛

烟笑子

物本吾物其體自離物我本同一體。故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雖物冥忘忘心忘。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

嘗經刃。是以解於無解耳。莊子總是以無言初無實。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為

不多。而刃若新發。矚者蓋執迹則晦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謂可奏之刀。萬物皆兵。孰謂可解之牛。總是我無心

之謂物我即忘。能所斯民。故未嘗抗而大卻。自離未嘗違而大察。自釋奏刀。騁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

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

其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達而已矣。以是道而游乎萬物之表。彼且為乎礙哉。

吳伯函評

莊子以虛無為學。庖丁解牛一段。皆寓言無物無用之意。此論獨其旨皆發人之所未發者。文亦可誦。

四時寄思

蒼琅子

北客長歎。深壁寂思。空林流連。圭甬淹滯。網絲蔽戶。青苔繞梁。春華虛艷。秋月徒光。臨飛鳥而魂絕。視浮雲而意長。測代叙而

鑄感。知四時之足傷。若乃旭日始暉。蕙艸可織。園桃紅點。流水碧色。可應都兮心斷。憐故人兮無極。此一段賦。至若炎雲風起。

芳樹未利。澤蘭生坂。朱何出池。憶上國之綺樹。想金陵之蕙枝。此一段賦。若夫秋風一至。白露團團。明月生波。螢火迎寒。春庭

中之梧桐。念機上之羅紉。此一段賦。至於冬陰北邊。永夜不曉。燕際海千里飛鳥。不夢帝城之阡陌。憶故都之臺沼。此一段賦。是以趁琴情動。曼瑟涕落。遂長夜而心殞。隨白日而形削。故秦人奏聲。楚音楚奏。聞歌更泣。見悲已疚。實由魂氣愴斷。外物非

救。參四時而皆難。況僕人之未陋。

黃真甫評

獨時觸景不能忘情風韻悠遠真世上有心男子哉

機巧類

柔弱處上

老子

人之生也柔弱由其柔弱故得生也其死也堅強由其堅強故取死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

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項仲詒評

老子之學欲以無心為教而其大旨不過以柔弱為貴世上人而自專生是有心之大者惡得無意此其所以入後世異端之士而貽害於無窮也哉

柔強勝剛強

老子

將欲嚮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為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龐序皇評

此等心腸即虎狼不毒也誰謂老子無心乎只此數句開後世種種機心機事生靈塗炭老氏貽之也其害可勝道哉世君子忠厚待世誠不必如此

機心機事

莊子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潴潴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楬為圃者忿然作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能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和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遺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矣色頓頓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吾始以為天下一人耳指孔子一人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於民並行而不知其